春在堂襍文

春在堂襍文六編卷十

德清俞樾

童寄梅六十壽序

慈谿之爲縣枕高原而面曠野九峯峙其東兩江流其北山水秀麗人物豐昌其中多龍蟠鳳逸之士余識其賢士大夫蓋非一人矣乃今而又得一篤行君子焉曰寄梅童君童氏自宋時由鄞之建嶴遷慈谿之戍谿遂爲慈谿人君父中書君有聲庠序聘娶陳宜人生三子君最少年十有五遭粵寇之亂舉家入茅嶺山恆患乏食君繭足萬山中采山藷釣溪魚以供甘旨陳宜人病

躬侍湯藥不解衣而息者數月及抱皐魚之痛佐父兄治喪葬不以貧而廢禮五五服終慨然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敢慕仲舒下帷之名而忘季路負米之義於是舍章句之學而習操贏制餘之術候時轉物遠至粵東每念家貧親老自甘淡泊麤袍糲食衣櫛蕭然銖金寸錦悉寄還家歲月積儲樂生不窶昔也壁立今也素封古人云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其是之謂乎君富而好禮輕財重義天性之篤尤倍恆情先是中書君既占炊臼之夢乃合續絃之膠繼室以沈宜人生一子二女恆撫而歎曰尺縉升粟閭之古諸老夫耄矣奈若

曹何然君善視其弟妹不以異母而有閒養之教之以娶以嫁分支裝遣皆從其厚曰吾不負先人遺意也伯仲兄前卒自斂紟衾冒以至楄柎藉幹之具皆佽助之推而至於母族又推而至於妻族凡窀穸之事賴君以舉者如干家遇兄弟之子尤厚既已別居異爨又劃己產使均分之俾無孤寠之歎高祖以上祭祀之禮久闕不修君買祭田以供粢盛牲殺之費追養繼孝雖遠必虔又念先世潛德不耀子孫當有興者厚摯幣豐脩脯延名師課諸子買書五六萬卷縹囊緗帙充滿軒楹供其流覽以資啟發歲在辛卯其兄子佐宸孝廉以第十

人舉於鄉君之力也君雖操計然之術而喜讀書遇文
士折節與交誦紫陽綱目如肉貫串尊曾公爭坐位帖
見者謂可亂眞非尋常闤闠中人也鄉里善舉知無不
爲夏施醫藥冬施棉衣歲以爲常有增無減橋梁道路
修之平之寺觀穨廢繕完葺之凡有以告無有不諾好
刻醫書如達生編驗方褋編募印萬本行於人間吉凶
同患君之願也其在粤東如愛育堂仁濟院潤身善社
及鏡湖東華諸醫院皆出巨資以助經費而平安堂之
設則尤功德之大者自泰西通商輪船暢行電軫颷輪
瞬息千里人皆便之然船中或偶有物故者則舉而投

諸海夷例然也君曰螻蟻何親雖莊生之高論然首邱
之義謂何忍葬之魚腹乎乃與同志金君鞠存謀建立
公所置備棺槥分備自粵至滬之船以待倉卒之用美
其名曰平安堂此風既創各輪船皆踵行之君又募捐
數千金以期行之久遠此一舉也所謂澤及枯骨者矣
宋徐度卻掃編稱漏澤園之設始於元豐間陳向余嘗
識之茶香室三鈔以為千古善法之所自始不可沒也
今觀平安堂之設何減於漏澤園乎　國家以睦婣
任卹之意風示天下士民義舉有在千金以上者輒
命以樂善好施旌其門君陰德耳鳴不自表襮事不達

於所由名不聞於臺司淡然不以榮利動其懷余謂之篤行君子洵不虛矣每遇人緩急之事輒陰佽之不使知其姓名去歲直隸荒於水募千金助湓振亦不自以爲功修德無不報天殆將昌其家乎元配鄭繼配鄧皆莊妹有禮法生丈夫子一已嶄然見頭角君貌魁岸而性極慈祥無疾言無厲色雖豪於飲飲不過量每遇良友必盡歡而罷今年四十有九矣精神與曾與少壯無異自此由六七十以至期頤未可量也佐宸孝廉遠乞鄙言以爲君壽余切人不媚因臚舉其善行而著於篇宋時慈谿有童君居易號杜洲先生流風餘韻於今未

泯君其有以紹之乎吾知其名其壽必與慈湖並永矣

方母張恭人六十壽序

柏墅方氏浙東鉅族也宋時有以右正言建言左遷爲鄞令者遂家於慈谿鳴鶴山實爲四明方氏始遷之祖其第五子遷鎮海之鳳浦至明萬歷閒又由鳳浦遷柏墅至今歷十二傳世有清德而柏墅之方遂爲浙東望余以舊史氏獲習記載之文方氏之賢者屢見於吾文矣而今又以小文爲張恭人壽恭人潘方性齋先生繼配也始來歸時年甫十有六君姑周太夫人在堂事之惟謹質明而起盥漱適寢饋酏酒醴必親調焉衣衾簟

席必親澣焉有事則身先之不待頤指而咄嗟立辦所謂婦如影響焉得不賞斯之謂矣然此猶小節也其大者在善相其夫與善教其子性齋先生以兩昆季逝棄儒而賈就時於滬滬爲衆商之淵通闤帶闠井笇萬集先生長於榷會操贏制餘法孔氏雍容之風致樊重君子之富其時適有軍事　朝廷命重臣總師于自滬進規江浙先生捐助軍糈數逾巨萬　詔以道員用　賜鶡羽以飾其冠旋易之以孔翠於是方氏之名益著其業亦益盛先生終歲在滬不皇家食家中事悉委之恭人諸昆季皆同居合爨大小數百指米鹽靡密千緒萬

端恭人從容裁決黑白分明一歲所入無銖金寸錦之私是以人無閒言家無廢事先生得以無內顧憂泉源渾渾眉然千鎰富埒陶白貲巨程羅此則恭人之善相其夫也俄先生寢疾滬上恭人馳往省視躬治湯藥不解衣而息者兩閱月日夜露禱於庭籲以身代而疾竟不瘳恭人痛不欲生族姻之在滬者咸以旅櫬未歸遺孤猶稚曲爲譬喻勉進糜粥時恭人已舉丈夫子一又有側室子二嶄然頭角皆有可見先生瀕冷之言曰吾昆弟七人爨無異烟世稱高義然人衆事煩日不暇給非可爲常易不云乎渙其羣亦元吉之道也恭人乃屬

其族之長老謀之先生猶子字仰峯者進而言曰遵季父遺意器用財賄宜析為七然吾家成此素封實藉季父之力今季父往矣而諸弟皆幼以養以教以至成人所費不貲請留其半餘則六之衆人喟然曰善哉為吾三子謀也雖然古人有言賢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禍焉用多為且先夫遺言在耳墓草未宿忍背其言以行私乎仰峯乃不敢請自是家事稍簡屏居一室足不踰閾而勤慿精練仍如平時督課諸子有加於昔晚自塾歸必問所業寒暑無間應對偶乖涕泣不食諸子温燖故業不敢怠荒伯霜仲雪翬然並起長子

覲年附貢生　賞同知銜次子崇年光緒乙酉科舉人
賜花翎加五品銜第三子舜年恭人出也以高材生
餼於庠孫五人皆瑤環瑜珥稱其家兒昔李景讓母不
取藏錢曰天若以先君餘慶假及未亡人當令諸孤學
問成立其後景讓昆弟並有重名位至方岳金華子記
述以爲美談今恭人不從仰峯之請辭隆從窳推多取
少而諸子咸克自樹立益振家聲賢母所見大略相同
此則恭人之善教其子也素性儉約雖高貴萬萬而櫛
無新衣荊釵布裙衣櫛蕭然非有喜慶之事及以事至
親串家未嘗被服羅綺也居其姑之喪哀毀成疾幾至

不起性齋先生之歿也年甫三十有六屏棄膏沐不事
華飾至乙酉歲汝君舉於鄉始被吉服出受家人賀蓋
自稱未亡以來縞素十餘年矣尤其至性之過人者也
生平無疾言遽色與先後築里相得甚歡下而臧獲傭
甬亦莫不待以恩禮里中貧不能自存者計月而資之
錢饘之粟或無以爲斂則棺槥之或無以爲葬則舉梩
之三黨之中有以緩急告者至再至三靡不應也性孺
先生嘗有志爲義莊搆一堂顏曰師范其在滬也創設
四明公所爲鄉人停櫬之地工未竣而歿汝人命從子
輩踵而成之蓋承其夫之遺意以下啟其子若孫所見

尤深遠矣余嘗歎柏墅方氏之多賢士大夫今乃知又有賢婦也昔朱考亭之祖所居曰朱村村多烏桕樹木葉經霜紅如渥丹見羅逸長青山記余未至柏墅不知風景如何然方氏多賢則信而有徵矣柔兆涒灘之歲正月四日爲恭人六旬設帨之辰諸子皆希構上壽而乞余一言以侑之余惟荀子有言樂易常壽揚子有言人壽以仁如恭人之賢眉梨耋鮐未可限量今以周甲稱觴猶賓之初筵耳異日由七十八十而至期頤諸子皆致身通顯有位於　朝或如陳叔達之以御前蒲萄遺母或如崔邠之親導母轝公卿避路柱史戴華侈爲

盛事此則　邦家之光非徒柏墅之慶余更願得而紀其懿也

楊石泉制府七十壽序

嘗論天下大勢自鄭康說禹貢有陽列陰列之名而後世遂分為南北兩條北條以河為主南條以江為主西北之地大河所環抱故三代建都皆在河北東南之地大江所環抱故荊楚之強莫強於天下而人材之盛亦莫盛於天下自殷周以來已然而當今之世則尤楚材極盛之時也洪惟　聖清彌綸天地籠絡萬品二百年來安於磐石道光之季極熾而豐積莠不薅孽芽其

開初發難於粵西遂蔓延乎東南颺颺紛紛爭為長雄
生民為之塗炭　朝廷為之宵旰惟　天篤祜我
聖清爰聚數千載昆侖旁薄之氣畢鍾於三湘七澤
開而長沙一郡左抗荆門右納夏汭南控五嶺北扼洞
庭總上游之輨轄據三江之襟帶則尤風雨之所會陰
陽之所和也於是乎惇龐耆艾表裏文武之材應運而
出龍驤鳳矯霆砰電射左提右挈旋乾轉坤以奏　中
興之績如曾文正左文襄羅忠節諸公天下仰望若神
人然而宮保楊公即其同時並起者也同治元年
穆廟以蘇浙糜爛有　詔曾左兩公選能戰之文負

補兩省之實缺又　命於平日所知舉其堪勝大任並
嫻軍務者以備備用而左公所保則公與焉疏稱楊某
師事羅澤南又與已故道員王鑫前任藩司李續賓見
任安徽巡撫李續宜為友廉明篤實曉暢戎機性情沈
靜屢辭保薦讀此疏而公之性情學問以及師友淵源
可概見矣樾之與公相識也在同治乙丑之歲公時方
陳臬於吾浙至今三十一年辱承不棄在浙時每枉車
騎訪我於湖上又嘗其泛輕舠徘徊於平湖秋月三潭
印月間從容談笑故雖出處殊途仕隱異軌而粗識其
生平行事之大概蓋公自幼即篤志於學獵書涉史雪

彩蟠光雖簞瓢捽茹樵蘇弗繼而掇芳儒素厥志不渝試於有司補博士弟子員楚地多材與童試者一邑或千餘人青領之生橫舍推重咸謂荆玉閒瑩幽蘭扇發自此科第拾芥矣而公內審才量外觀時勢慨然曰天下方將有事大丈夫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安能兀兀窮年作老博士乎一赴秋闈薦而不售卽吐棄不顧退而求經世有用之學歷代之理亂方輿之形勝財賦之源流戎機之利鈍見始知終如寘諸掌粵寇之起也曾左諸公知公爲羅忠節高弟咸勸出山相助爲理公遂投筆而起與李忠武李勇毅王壯武蔣果敏諸公

並參戎幕　王師攻武漢克崇通咸甯皆身在行間戰功甚著未幾左文襄以太常寺卿率　命率師規復浙江疏請公總理營務凡攻械守圍之資舟艫戰馬之用堅堅瑕瑕危危窮窮之策目覽辭牒手答牋書心算口占應時條理文襄倚之如左右手故雖已授衢州太守而文襄以爲金華初復軍務益繁一切進止機宜非深明方略之員不足以資贊畫請仍留營中幷開所授缺擢用道員　優詔俞焉旋由糧儲道遷按察使會蔣果敏之兵攻克餘杭又獨率一軍轉戰而前連克武康安吉孝豐三縣出境追賊至甯國縣禽馘無算粲散亦無

算職蹟爲諸將冠　詔加布政使司銜浙江平遂遷布
政使自領郡至開藩相距曾不數稔古人有卯年剖符
酉年曲蓋者方之猶爲晚矣時繼文襄而撫浙者爲馬
端敏公合肥李公咸倚君爲重灰燼初收瘡痍未復裁
減賦額剔釐漕弊皆所推畧允稱石畫文襄時督閩浙
創議減兵加饟閫事自任浙事屬公自是以往浙兵動
止應規進退中律敎誨調一鴥然改觀　朝廷知公可
大用遂有浙江巡撫之　命水大而鱗舒風高而翼展
輕車熟路沛然有餘桴鼓不鳴衝輣俱息樾每歲得與
公周旋在是時也嘗見謂曰與君作半日遊如遊塵外

其高曠之懷不可見乎餘杭之獄固疑案也當時之議
頗有異同至今亦迄無定論公之去官也繼送以詩云
聖主自因民命重吾儕深惜使君賢時屬而和者
數十人追後文襄追論前事謂是非無從置喙然觀浙
人追思之切亦見其無負於浙人也斯言當矣文襄以
陝甘總督督師出關　奏請公幫辦軍務仍得專摺奏
事已而文襄入覲留參樞密卽以公權督陝甘時陝甘
初定新疆創設行省官制兵制一無故事可循三省文
書會萃於制府千緒萬端煙霏霧集視浙事何啻倍蓰
而公用類推迹白黑分明身兼數器衎衎辯舉舟大者

任重馬駿者遠馳公之謂矣及文襄出督兩江公亦移總漕政仍同官江南暨法越搆釁擾及閩疆馬江一役師徒撓敗　朝廷以閩中大吏皆不知兵遂授公閩浙總督而文襄以大帥至福建視師公與從容布置宏謀祕算以三驚而當一至敵不敢乘八閩安堵而浙中又有招寶山之捷招寶山者浙之門戶也山在大海中四望浩渺與天無際視海中諸島隱約如島鷗日本琉球諸番異域歷歷可數公撫浙時親臨其地歎曰此天險也宜建礮臺及是果由是臺發礮擊毀敵船檣摧檝傾籠東而去於是咸服公所見之高而我浙之人則尤歎

公有造於兩浙者大也溯自粵寇敉平以來三十餘年曾左諸公皆騎箕尾而爲列星去歲東夷犯順奪我藩封據我邊境海內震動　天子聽鼓鼙而思將帥之臣而湘軍宿將存者無幾惟公雄鎭西陲　朝廷賴以無西顧之憂海內莫不倚爲長城之固而公之年亦已七十矣其再莅秦隴又歷七年政平訟理時和年豐邊陲風景雖不同內地而公之所至和氣成春士女丰昌市廛闐溢亦當不異浙中諸公子皆克承家學有官監司者有舉孝廉者孫曾輩森然玉立瑤環瑜珥蘭茁其芽公顧而樂之輕裘緩帶黃髮皤然神明不衰視聽如

故軍府多暇仍以翰墨自娛有求書柱銘壁帖者欣然命筆龍跳虎臥鳳翥鸞翔精神淵著於此可見矰菊佩萸之日爲嵩生嶽降之辰往年六十四歲　天子錫賚便蕃親灑　宸翰書巖疆錫羨四字以賜今當古稀之慶必有上尊牛酒之頒楙以僻遠未得躬覩其盛瞻望龍門加在天上而公同鄉諸君子以楙粗識敘述之體屬爲小文以介大年昔歐陽公有言元氣融結爲山川山川秀麗稱衡湘其蒸爲雲霓其生爲杞梓人居其閒爲俊傑謹以此意發端而舉公一生事實有關中興大局者著於篇至楙之於公雖雲泥隔絕鵬鷃分

飛辱公折節下交得自託於交遊之末者亦附見焉書之屏幛張之坐隅公命侍者誦而聽之或猶憶及湖舫共泛時乎

朱若笙侍郎七十有二壽序

昔在闕逢敦牂之歲爲少司馬若笙朱公七十貳膳之年凡與公遊者咸願酌大斗祈黃耇而山澤之農適以旱告公曰嘻旱既太甚歲且不登敢以此自鳴其豫乎越二年歲陽在丙陰在申而公之年則七十有二矣氣晼而時和年豐而人樂於是又合而謀曰已開八袠未進一觴禮則有闕盍於今歲補行之乎則又有獻疑者

曰準諸禮經自十年曰幼至百歲期頤每越十載始易一名今茲稱慶於禮或有未合焉舊史氏俞樾適主西湖詁經講席听然而笑曰諸君不聞鄭康成之說乎鄭注周易曰年餘七十曰耋然則七十以後八十以前禮又特設耋之一名豈必以十年爲限也古人上壽非有常期況七十二者天之大數也是以天有七十二風歲有七十二候封禪有七十二家明堂有七十二牖孔門有七十二賢列仙傳有七十二人然則於七十二歲稱行七十之慶奚不可哉聞者皆曰辯哉吾子之言盍出一言以爲公壽樾辭不獲乃綜公大略揚扢而陳之公

始離阿保即篤嗜詩書昧旦而興入塾自課十八歲補博士弟子員二十歲餼於庠二十五歲以優行貢成均明年充八旗官學教習咸豐二年應京兆試中式旋以主事籤分工部明贍精練見重於時前大學士全公奉命驗收南漕派公至通州驗米卯而出酉而歸整紛剔蠹剖豪晰芒老於漕務者咸謝不及焉　國家設立軍機處以總天下之庶政大臣親承　密勿襄贊機宜又設章京若干員以爲之屬視唐宋知制誥尤爲清要公以端貳之才入贊是選盈廷讚歎以爲得人故自咸豐二年傳補軍機之後雖在部中仍循資敘進由虞衡

司主事遷都水司員外屯田司郎中而公之文武幹用
經國體儀所以上結　主知下孚廷論爲異日大用之
地者則固不在水部而在政府當是時大盜方蔓延於
東南　朝廷命將出師以靖滇池之亂六百里羽書時
至於　閣下贏縮轉化千緒萬端公身兼數器黑白分
明遞書警奏從容裁決廷無稽牒神無滯用指景取辦
應機立成　皇太后念軍機章京晝夜勤勞各
賜白金五十兩公得與焉異數也江南平軍務藏敘功
賜孔雀翎公時已以御史待補　特旨改以五品京
堂用蓋　朝廷深知公才而欲大用之矣俄授鴻臚寺

少卿累遷至太僕寺卿其時以粵寇捻寇次第削平
詔開方略館宣示　廟謨垂信　國史公與朱修伯廷
尉及許恭愼公充提調兼纂修成勦平粵匪方略四百
二十卷勦平捻匪方略三百二十卷其稿本皆公與朱
許二公手定也全書告備例應刊布參稽故事所費不
貲會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有購自外洋之鉛字活版公
與許恭愼公創議借用之事繁而法簡功捷而費省書
成　嘉奬升賞有差旋授大理寺卿故事凡軍機章京
官至右副都御史即應出直公爲政府所重故雖屢擢
禮部工部侍郎仍以本職入直及遷兵部右侍郎始出

軍機一時榮之蓋以侍郎出軍機公以前未有也疊承
恩命兼權刑部工部左右侍郎　朝廷倚畀之隆有
加無已而公素淡於榮利每念故鄉湖山之勝浩然有
歸志然以爲大臣之義務在以人事君時事方艱得人
尤急內而樞臣卿貳外而將軍督撫司道或聲名已著
而其行允符或聞望未隆而其才可用如今禮部侍郎
剛公剛毅內閣學士陳公彝以及廣西巡撫張公聯桂
新疆巡撫陶公謨中外翕然稱賢者皆公所舉也潘文
勤公贈別詩云獨有丹心常戀闕臨行猶上薦賢書蓋
知公之深矣年甫及艾引疾歸田處鄉黨中見義必爲

光緒九年歲不順成輸鉅貲以振之有餘則以濬諸暨白塔湖創建石閘以時蓄洩閘內農田永無旱潦至十五年浙東大水公與同人又集資以振無遺無濫實惠及民疆吏以聞　聖書獎焉十八年京師亦大水公念畿輔重地勸振尤鉅并施棉衣以助温振公先在京師念杭士之來都下者惟仁錢及海昌各有會館而其餘六縣之士蹣𪘲擔簦息肩無所乃倡議設杭州會館於虎坊橋堂廡崇宏庖湢咸備杭人感焉及是又以錢塘縣范村以下江潮衝擊田廬被淹修築江隄久而未就稽攷考獻知六和塔所以鎮潮也塔燬且五十年恭讀

高宗純皇帝六和塔記曰爕則有驚浪之虞復則有安瀾之慶　天語昭然允宜遵守乃議修隄兼修塔鳩工庀材獨任其事事聞　御書功資築捍匾額以賜蓋公之望重　朝廷而功在桑梓者固宜與之江並永矣公少游吳下慕獅子林之勝及返里門乃於私第壘石爲山枝峯蔓壑碧側青斜入之儼然獅子林也登樓一望則巖巒千萬湧見庭闈取其先文公詩意名其樓曰湧巒角巾野服逍遙其中見者驚爲神仙中人昔宋王君玉七十二歲以禮部侍郎樞密直學士致仕公名位與埒而早享林泉之福者二十餘年古人所不及

矣以七十二歲補行七十之觴不亦宜乎抑又思之韓詩外傳稱太公遇文王年七十二東方朔之說亦然則七十二者正太公鷹揚之年今天子方勤求上理信任老成異日者公東山復出再陟台衡以竟前此未竟之志而贊成我聖清無疆之休則所以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鐘者當更有進非此區區邸里之言所能盡矣

王篔圃六十壽序

自來著述家皆以壽文爲不古余謂不然古之君子愛敬其人則作爲詩歌以寓禾錫難老之祝卽壽文之權

與南宋時有名臣獻壽集十二卷皆當時祝壽之文則由來久矣明歸震川先生集有壽文四卷世以爲多然余讀其文如程白庵戴素庵張曾庵陸侗庵周秋汀邱前山陸思軒孫東莊諸君名位皆不甚顯而行誼甚著懷文抱質有古君子風故雖循世俗之例不損其文格之高余生平喜以文章爲羔雁往年於曾文正及南皮合肥兩相國皆嘗以文壽之讀者或頗以爲工凡希鞲鞠曆以壽其親者往往乞余一言以爲侑而余所作亦日以多刻入春在堂襍文以行於世者幾與歸太僕埒然多以瓌瑋連犿之辭寓眉黎臺駘之祝比物茎蕻連

類龍鸞麗則麗矣求如歸太僕所作程白庵戴素庵諸狷者殆未得其人也今乃得之於王質圃先生先生原籍蕭山僑居於杭余主西湖詁經講席垂三十年故得備聞先生之風年甫十二其先封翁得危疾躬奉湯藥不解衣而息者累月雖成人有不及焉及病篤羣醫束手先生潛刲股肉羹之以進家人無知者雖卒不效然其誠至矣夫人肉補虛之說出於陳藏器古方書所不載及韓昌黎鄠人對出儒者尤以爲口實然十二齡童子豈知好名智窮慮竭倖求一當則雖請以身代古人優爲之況區區一臠肉乎先生至性過人益超越尋常

萬萬矣束髮受書過月成誦涉獵百家無所不通雖以家貧兼習廚著之業幺俱目廿之春而執卷咿唔寒暑不輟咸豐甲寅之歲以性理之學受知於學使者萬文清公拔入邑庠學中諸老輩皆深器之以爲芥視青紫矣俄而粵寇鴟張擾及浙中庚申辛酉間杭城再陷於賊先生處危城中以奇計得出遂轉徙而至於滬時丞康應敏齋方伯方駐滬籌辦中外會防之策聞先生至大喜延之幕中倚之如左右手當是時賊踞金陵爲巢穴而自江南以至浙東西徧地賊蹤曾文正之師猶在皖北沿江而下頗需時日滬上士大夫乃倡迎師之議

謀用洋人輪船請文正分兵由江入海以至滬由滬而進規蘇杭此實東南一大轉機也敝齋方伯主其事然以款無所籌遲疑未決先生謂之曰此議不行東南無望矣君慮無款乎某款可支也某款可措也某款可移借也鱗羅布列如示諸掌方伯韙之其議遂決於是今相國李公以淮師至從此霆砰電掃底定蘇常而金陵賊孤旋即授首至今談者皆以迎師一舉爲旋乾轉坤之樞紐當時曾與此議者生則珪組歿而俎豆凡數輩矣孰知運籌於帷幄之中宿辦於掌握之內使資糧屝屨無缺於供楨幹芻藳不匱於用得成此中興之大業

者實由先生一人哉江南平敘功以訓導用．錫鶡羽以飾其冠旋加五品銜易之以翠羽同治十有三年選授嘉興縣訓導光緒元年又兼攝秀水縣訓導大府以先生賢且才欲以卓異聞先生曰俎豆之事則嘗學之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固辭而止或謂先生以入粗入細之材可方可圓之略使得展其驥足豈不大顯於世而廣文一氈闌干苜蓿若將終身未免可惜是固不然蓋又嘗讀歸震川送靑田教諭狄君之序矣其言曰天下承平日久士大夫不知兵一旦邊圉有警束手無策徒望之勇猛强力之人古所謂合射獻馘於學宮者何事

耶宜以先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語訓迪之必有文武忠孝之士出而爲國家之用以是言之天下治亂係於人材而人材盛衰由於學校君之在官也以敦品勵學課學中弟子員其監甄陶鶖湖兩書院嚴立規條優加獎勸使肄業諸生人人自勉於學造就愈廣則先生之克舉其職可知也先生又精於幾何代數之術讀泰西諸書沈思鉤索曲盡其原委而後已雖自謂通格致之學者莫之能先也方今士大夫爭言西學學使者歲科兩試必以算學命題而封疆大吏亟請變通書院章程以爲自強之計然則學校之官苟能皆如先生士子從其

遊其獲益豈淺鮮哉造物者獨任先生以儒官其位置爲不苟矣若修復明倫堂魁星閣雖至今嘖嘖人口乃職分之所應爲不足爲先生重也歲在庚辰順直以偏災告應方伯時寓杭州主持振務招先生相助爲理鳩貲萬萬全活無數己丑之秋淫霖帀月江浙皆荒而杭尤甚大府謂先生雖有官守而振務至重非先生不可檄令往來其間官振義振皆其經理饑而不害先生之力也又以餘款濬餘杭之南湖建唐西之跨塘松老二橋及堤塘數百丈凡有利於民者莫不盡心力以成之浙西之人咸蒙其利大吏以聞　傳諭嘉奬橫舍間曹

恩綸下逮異數也又謂甘雨之潤自藥流根故里宗祠久未修葺捐千金爲之倡輪奐一新並置祀田以供牲醴之費敦本睦族之意頎乎至矣先生又精於醫切脈處方悉中肎綮一歲之中藥之而愈者不下數百人揚子不云乎物壽以性人壽以仁宜先生之不待將迎而壽矣德配吳宜人長於先生一歲事姑以孝聞庚申之難宜人奉其姑間關跋涉險阻備嘗以至江北始克與先生會事平之後先生夕饍晨羞得以盡白華之養者宜人之力也去歲爲宜人六十生辰親串交游議并爲先生壽則力辭之且曰諸君愛我曷移此酌大斗祈

黃耇者助餘杭未竟之塘工乎皆曰諾及今歲先生正六十矣其長君容甫已舉孝廉諸子森然秀立膝下四孫蘭茁其芽一堂之上融融洩洩望若神仙若再不舉一觴禮則有闕余既不辭以文爲壽請援歸太僕壽周秋汀之言曰壽於人爲彭祖壽於物爲大椿達者得之君其人也今而後呼君爲逍遙公矣余即以此言爲先生進其亦醵然而釂一觥乎

劉筱舫觀察六十壽序

余讀周易而知古之重商也日中爲市始於包犧其時海外大九州皆通於中國則所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

之貨者必不域於中國之小九州而已萬國通商之法在上古固已有之故既創佃漁之利即興商賈之利非此不能合大九州而一之也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海外九州隔閡不通但就一州之中畫而為九自為疆域乃始重農桑而抑商賈蓋幅員既小根本宜堅亦理勢然也然以周禮考之質劑掌於官度量純制掌於官貨賄璽節掌於官是猶古者重商之遺意矣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方今之世天意殆將復黃帝以前之舊合海外大九州而為一乎自泰西諸邦交乎中夏而商務大興　朝廷既注意於此搢紳大夫皆孜孜講求不

遺餘力而士之負異材蘊奇智者亦遂有以自顯於世以余所聞則筱舫觀察嚴君固一時之巨擘矣君浙之慈谿人漢子陵先生之裔也尊甫笠舫先生有巧思本宋人燕几圖遺意衍世俗七巧牌新法成五百七十二字人爭傳寫之方先生之葬其親也於壙中得芝草數莖識者知其後之必大君自幼喜讀書以寇亂未竟其業去而習賈候時轉物雖老於榷會者謝弗如然有大志販脂賣漿弗屑也同治五年以州同注選籍以軍功擢知州　賜翠羽以飾其冠旋以鹽運使同知分發長蘆奉檄督銷河南官運整飭沈邱項城扶溝太康等七

州縣廢岸疏銷積引三十餘萬課額全完爲歷年所罕有又以長蘆淮北引盼觚邪相錯履行其地形束壤制無使侵越商民頌德上游引重積僨成陟超擢觀察由是凡遇盤根錯節人所束手者悉以屬君順直饑則勸集振銀二十餘萬以活窮黎倭事起則籌解餉銀一百六十餘萬又借商款一百二十餘萬以佐軍需至於堵塞河決抽收紗捐凡所石畫動中肎綮其時滬上一隅爲天下之樞月竈日際水浮陸行穰沓從萃咸集於斯商賈駢坒闤城溢郭儠囂彙猥交貿相競南洋大臣劉公以爲非有行能高妙身兼數器者不能整紛剔蠹

而理之以君開達理幹綜事精覈爰以爲滬局商務總董事嗟乎自通商以來天下咸知商務之重矣然中國三千年來風氣未開凡爲商者不過如易林所謂東市齊魯南市荆楚而已若夫察六合之盈虛通萬國之有無此豈尋常操贏制餘通財鬻貨者所能五而六之九而十之哉然則天生此才於當今之世非偶然矣曾太常寺卿盛公奏請開設中國通商銀行遂亦以君總其成焉管子曰分地若一彊者能取分財若一知者能收

國家此舉可謂得人矣君天性過人篤於一本姊妹之子視如己子族人以緩急告無不應者葺宗祠置祭

田脩宗譜建義學苟有益於族黨知無不爲又以慈邑
水利關係民田濬縣東河道三十里築縣北之燕浦修
縣南之大隱洞橋以備旱潦而利行旅光緒十六年浙
中大無捐助尤鉅此外如甯波之清節堂仁安公所上
海之仁濟廣益元濟諸善堂皆廣爲捐募以助其成所
謂一葉之影卽是濃陰數滴之泉便爲膏澤在他人見
爲難在君則轉爲餘事至於工書法得晉人筆意善畫
蘆鴈曲盡其態更其餘之餘者矣德配童夫人有婦德
事重親甚謹生丈夫子一今官兩淮運判彊梧作咢之
歲橋余之月師六四爻値日之日乃君六十攬揆之辰

也諸與君游者皆爲詩文以壽之余切人不媚不敢爲支離曼衍之辭惟期君以大者遠者異時　朝廷復黃帝以前之舊臣服大九州而仿古三官之制建立商官使君領之君由七八十以至期頤齒德愈高才識益茂必能爲　國家虞牟六合致海外之民聚海外之貨以追神農之盛軌吾請以斯言爲左劵也

劉吉園總戎七十壽序

光緒紀元之二十有三年乾亨坤慶中外禔福均禧於九垓　天子將爲　皇太后補行六旬萬壽之慶敬稽乾隆閒故事有三九老焉曰文九老曰武九老

日在籍九老皆以鶴髮厖眉之叟賜宴龍樓鳳閣之間天下仰望若神僊然今不知遵行是典否一時攸飛射士期門羽林咸引領而望曰如果奉循成憲舉行盛典則吉園軍門劉公其必在武九老之列乎葢公於今歲行年六十有九矣兩湖舊俗用彝縣老人例滿一歲始紀一齡往往於七十一歲稱七十之觴而叚越閏則用大衍數例遇九而稱慶是二者皆有說焉而遐稽本朝引年之典則有計閏之例葢三十年閏十二月即爲一歲故九十七歲可稱百歲然則公年六十九計閏年則七十一矣用叚越慶九之俗而仍合乎兩湖之舊俗

豈不可以晉一毓乎兩湖士大夫聞是說也咸欣然曰是宜有以爲公壽以越素習於公援簡而徵文謹按公於咸豐之初以武童投效軍門猛銳善戰有鵰入鴉羣之概破瀏陽之賊毀小池口之壘軍中咸稱健將其後克復九江府建德縣及江西省城與沿江諸要隘公皆親履行閒身先士卒曾忠襄之圍攻安慶也悍賊死守公冒矢石布軟梯焚其東門一鼓而下之劉忠介之被圍於草鞋嶺也絕樵采者十日以血書乞援公由蕪湖馳赴連戰皆捷重圍立解羣賊龍東不敢復犯江北及彭剛直進攻高淳賊酋乞降而衆尚數萬其勢甚張莫

敢往撫公單騎徑詣其營賊皆羅拜馬首論者謂郭汾
陽之退回紇不是過也高淳溧水溧陽東壩各城隘次
第收復諸大帥敘功稱其有勇有謀為諸將冠　朝
廷計功行賞累遷至總兵交軍機處存記由藍翎
賞換花翎并　賜遒勇巴圖魯名號公以宿將為
國爪牙光輔中興垂名史策自此遠矣楊勇愨公由
陝入甘公統吉字馬步軍從之馳驅秦隴又越二年以
舉發舊傷乞假而歸至楊石泉宮保之撫我浙也招公
來浙統領水陸防軍訓練精詳紀律嚴肅在浙二十餘
年草竊姦宄無不搜除省城內外城河一律開濬又以

火藥儲積爲數過多慮或有失貽禍閭閻築大垣以圍之深溝固壘崇墉屹然軍無缺用之虞民無不戴之懽其有功於杭人甚鉅撫浙諸公薦舉將才必以公居首壬辰之秋制府譚公　奏請署定海鎮總兵公以其地斗絶海外爲羣盜出沒之區整飭師船周巡洋面禽芟渠魁張文亨等十數人盜風爲之衰息受代之日士民感戀送者盈塗明年又攝溫州鎮總兵甫下車即拜眞除之　命溫郡濱海浙東重鎮也公既膺師干之任又統領駐溫親兵其時適有東洋之警公謂攘外以治內爲先欲固海防先除海盜名捕張道地等竿首海濱於

是兵氣奮揚人心靜謐東南沿海七千里風鶴頻驚而溫郡帖然公之力也竊惟三楚之域襟帶江湖形勢最勝咸豐同治以來文武幹材皆出於楚自曾文正奮袂一呼而熊羆之士如虎如貔之衆投戈躍馬扶義而興老謀壯事無所不備受茅土之封而畫煙閣雲臺之像者指不勝屈可謂盛矣然中興以來垂三十年嘆唶宿將落落晨星　天子聽鼓鼙而思將帥有每飯不忘鉅鹿之思如公者豈非甘露之良佐寶應之功臣乎公性伉爽好施與三黨緩急無不竭力恆產所入以惠窮黎與人交始終如一余每至西湖公輒命健兒數輩來

執扞掫之役㴑樓山館高枕安眠至今感焉夫人邱氏性情賢淑以公御下嚴隨事婉解之今歲行年五十若合梁孟而論年則甲子再周矣哲嗣梁澄太守仕浙有聲因遵功令改官於閩閩浙接壤其福甯一郡與溫毘連異時或以五馬臨佐福甯橋梓連疆亦佳話也文孫以任子待年於家嶄然見頭角羣從子弟皆英英露爽一門鼎盛徯禱貞貞往年恭逢皇太后六旬萬壽恩賜壽字及帽緯緞匹今茲補行慶典雖未必修三九老故事然上尊牛酒之賜必視昔有加可知也自茲以往由八九十而至期頤銘昆吾而

勒景鐘長爲　國家柱石之臣以承　聖世福緒祥源之盛余長於公者八歲精力早衰未必能登公之堂祝無量壽然鶴南飛一曲猶願歲歲爲公奏之細柳營中蟠桃宴上想必掀髯而爲我一笑也

費幼亭觀察七十壽序

往年余與壬甫先兄至湖州兄詣歸安縣署謁其房師惺子盛公余坐書肆待之未幾兄還余問見乎曰見并見其壻費君余時不知費君何人也及庚申辛酉之亂余避地至天津居久之而費君來守津郡余以旅人修相見禮乃知卽往年壬甫兄見於歸安縣署者也相距

十七八年矣握手道故歡若平生蓋君亦因鄉邦離亂黌校輟業轉展遷徙躡屩游燕乃以州倅候闕於畿輔未幾奉諱南歸而向忠武公適建大將旗鼓駐軍白下龍蟠麟振東南倚若長城慕君之賢招至軍中使筦領儲糈千緒萬端指景取辦行裝就隊咸取給焉及忠武薨君歎曰東南不可為矣拂衣而去咸豐九年授直隸懷來令甫履任改南皮又以報最移攝宛平　穆廟勤求上理不次用人天津知府闕員　詔以君補之以宰官超擢郡守異數也余既得交於君見其為政清平治行長者宣風展義甄善疾非津人謳歌比之召杜

余歎曰吾幼時曾讀耕亭先生之文卽君之先德也重光累徽風氣日上昔人稱越公兒耶故有家風其君之謂歟俄而調知保定府旋聞其擢清河道權按察使而余亦以亂定還南寓居姑蘇與君不相聞者久之越數年而見君於吳中則以清河道謝病歸矣余曰以君之盛年又具此偉略何遽高蹈若斯歟方咸豐辛酉之秋英人人犯天津獲其酋送京師君時自懷來受代從事津營與斯役焉俄而寇氛益熾烽火達於甘泉回鑾降於哈遂　文廟用故事狩於木蘭恭親王以介弟留守與二三大臣駐城外天甯寺劃安全之策求尊攘之

方三表五餌虛與委蛇和議成矣時敵人駐安定門外重陽前一日忽列陣而出羣公駭顧不知所為文文忠忼慷語曰吾死此矣恭邸乃與眾謀宜遣一人赴敵營詰問而左右無可使者恭邸僚壻樂初將軍長善時方為郎趨前曰有所識費某可卽命偕來曰能為我一行歟君曰險難不敢辭願得空白照會便宜行事又請一人為介以祟 國體皆從之兩人兩騎馳而去有津勇一人從乃裂白布建諸矛端以為幟使執之以先敵人望見白幟知為議和來也許之入君詰其酋曰欲戰宜先示期背盟襲我無乃為天下笑歟酋改容止其軍不

進延君上坐君先使其介侍衛君益謙歸報而坐與中議定條約卽取空白書之要其酋署諾遂從容談笑[illegible]飲數巨觥酋歎曰好官好官惜知縣耳君歸恭邸迎於門曰吾幾失子當是時事孔亟矣惟君有石不奪堅丹不奪赤之節有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之才視漢時竇憲遣吳犯梁諷說北單于修呼韓邪故事保國安人其難倍蓰過之卒使敵情翕伏和議有成郊遂無塵市廛安堵君之功其亦偉矣及其分巡淸河也時則有羣盜盤互自爲團結徒衆萬億不招而集其名曰捻閼逢困敦之歲蟊賊蠭矞北犯畿疆君慮萌蚳之不安其生也又

虞楨榦芻茭資糧扉屨久而不給於供也昕夕碩畫不敢告勞遠書警奏從容裁決符檄朝發郵勒夕濟爲職計則用越王搏力句卒之法爲守計則用墨子備梯突蛾附之法猰貐鑿齒之徒咸禽僵而獸斃其一二之存者亦龍東隴種癸瞿奔觸而去農夫扑於野行旅歌於塗此一役也非所謂功在一方事關全局者歟於是

天子嘉之晉秩二品　賜孔雀翎以飾其冠論者謂弱翁治行久已聞於　朝廷而又以文武幹用匡濟時艱超棘之徵在指顧間矣且夫盤根錯節所以試利器也舟大者任重馬駿者馳遠又物理所宜然也方今

時事多艱需材孔亟如君者固宜一日九遷陞陞日上
如馬燧之總十連陶侃之督八州爲　國家宣力四方
安內靖外龕定神縣宏濟艱虞乃甫逾強仕引退歸田
得無自爲者多而爲人者少歟然而君則自此不出矣
蘇城西北隅介閶齊兩門之間爲漢時張長史植桑地
宋章楶於其地築桃花隖至今猶沿其名有梅隖柳隄
小桃源雙荷池諸勝雖皆湮沒而范石湖詩所謂西城
如西塞桃花古來多猶約略可以想見固城中勝地也
君卜築於其地館宇清華花木掩映風臺月榭丹艭一
新書庫粟廩無不將飾君與賓客觴詠其中綠野平泉

黃髮兒齒人之見者皆以爲神仙中人濱江之地沙漲成田積數萬頃皆君產也其時王益吾祭酒視學江蘇於江陰建設南菁書院以經史實學勸課多士君曰此誠

國家樂育人材之一助也盡以沙田助之又慮理而董之者不得其方躬自區畫無逋租無隱課倉箱千萬以供諸生膏火一時負素挾策而來無不黎收而拜仁人之賜今年正月君過我春在堂縱談及之以爲歸田以來第一快意之舉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君子有穀以詒孫子哲嗣屺懷太史以金馬玉堂之彥負三君八顧之望海內清流咸奉爲敦槃之長往者駕軺傳秉

英簜典試於吾浙所取多閎通之士浙東西才儁半出其門以君年高請假而歸撰杖奉几日在左右性喜藏書宋元舊籍插架將滿丹黃鉛槧校勘精詳君每顧之爲啟顏一笑可謂養志者矣今歲斗柄建午之月爲君七十覽揆之辰吳中得交於君者皆欲以詩文爲壽飛翰騁藻富於萬言而使余以一言爲之先念自壬甫兄見君於苕上始知有君日月如流至今五十年矣論海內交游殆未必有先於余者諸君子欲賦南山有臺之篇而使鄙人爲東方啟明之倡亦義之所不得辭者余曾爲君書傳易堂額費氏固易祖師也請爲君讀易大

有上九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敢以為君壽中孚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竊以為祝嘏慶也

余端卿六十壽序

越中山水之勝甲天下風氣樸茂人物豐昌其中多龍蟠鳳逸之士余識其賢士大夫蓋非一人矣乃今又得一篤行君子焉曰端卿余君余氏世以儒素相傳至君之大父以民生本務衣食為先布帛之功等於菽粟啟肆於廛香茎白疊充牣其間孫被劉衣咸所取給與喜為市遂昌其家及君之先德慨然有用世之志以郡丞需次吳中懷抱利器未得一試旋以微疾拂袖而歸身

後以叔子櫬察君貴拜一品之封薔厚流光徽於此矣君自幼工爲舉子業每遇郡縣試深藏孤僻兀傲自喜及圖榜出往往裒然列于高等或試於書院亦然及學使者來進郡縣所取士而試之君坐鋪席含豪嬔然非不竭盡其長而試輒不利歷數載不能靑其衿君啞然笑曰豈吾遇小敵勇遇大敵怯歟殆造物所位置我者不在是也人生貴適意耳遇合命也富貴時也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何所不可徜徉豈必服方領習矩步執一卷書當手版曲跽雅拜於學官僮子間哉鄭昌圖書舉子案曰入試出試于春萬春吾竊恥之行且焚筆墨矣

會其叔弟就婚遼左君慨然曰長白之山鴨綠之江乃
我　朝發祥之地固周之豐鎬漢之豐沛也曷往游
乎治行李具舟車載書策戒僮僕束裝晨征脫鞍夜宿
水行則極脈桅拽篙之勞陸行則備轡馬鈴騾之瘁而
君出門四顧意氣浩然壯哉此行乎既至其地滄海南
迴混同東注登醫無閭而左右望高句麗之故城向保
機之舊樓黃龍之府鳳皇之城歷歷在几席間君訪僊
人煉丹之臺探羅陀修眞之洞天山渤海昆侖磅礴雄
冠九州喜曰吾不虛此游矣於是有為君謀者曰唐世
幕僚亦為淸職漢志名法列為專家君既不得志於有

司暑去而習申韓家言高可爲督撫戟門上客次之亦可挾其技游歷郡縣閒不亦勝於荒江老屋中執卷伊吾乎君歎曰曾子有言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自漢以來吏治皆以武健嚴酷爲能南鷂北鷹相望史策食艾服薫謗騰道路吾性仁恕不忍爲此平生讀書不讀律先世盤楹而藏者固無司空城旦書也居久之以北方風氣燥烈冬日嚴寒重裘不煖自顧體質不與相宜乃羸驂單僕改乘轅而南及至浙中度錢唐之江望會稽之山歎曰故山風景殊勝天涯屈于遠游徒豪舉耳吾終老是鄉矣自此里居不復外出時伯兄早世叔季兩弟

皆服官於外太夫人在堂春秋已高晨羞夕膳冬溫夏凊君獨任之太夫人安神高堂之上優游栩栩廣厦之間康強逢吉富壽宜家年逾大耋而後歸眞君奉侍之勤調護之謹雖樂正子春復加一飯復加一衣蔑以過之矣君至性過人有妹適李氏早卒所遺子女君撫而卵翼之且爲經理其家李故郡中巨族也或諷君不宜越俎君曰吾不忍負吾妹遺意也程子不云乎凡人避嫌者內不足也吾無愧心何畏人言凡李氏銖金寸錦斗米尺布皆簿而藉之雖數年之久可覆視也身處脂膏不以自潤鼎鏞有耳咸無間言向之擬議其旁者皆

歎服焉君制行旣高人已一律每當州里醵會親戚聚談或有一言及於非義一舉涉於非禮必面斥之議論剴切丰采嚴厲人皆望而生畏後漢王烈傳稱鄉里有盜牛者曰勿使王彥方知之唐陽城傳閭里有爭訟者不詣官而詣誠有盜樹者城遇之退而自匿君之所爲有二子之風矣然事過輒忘不稍芥蔕仍與握手言笑歡若平生又尚信義重然諾凡親故閒以事諉雖極艱不避雖極猥瑣不辭視人之事如已之事和易近人不立崖岸喜蓄魚凡金戰錦被瑪瑙眼琥珀眼十二紅十二白之類無不按譜搜羅次第陳列又喜蒔花收紅

拾紫散碧分黃鋤煙滌雨不辭其瘁春秋佳日百花齊
開棕鞋桐帽游覽其中見者詫爲神仙中人自以束髮
讀書未得掛名黌舍望其昆弟之子讀書成名晨燈夜
燭輒自課之課程緜密視程徵叔讀書章程殆有過焉
叔弟以道員候缺於奉天　賜二品冠服季弟向在吉
林黑龍江宣力有年今已選授四川新繁縣知縣一門
鼎盛三黨榮之漢時許晏許普成名論者謂其兄許武
之教君亦然矣以季弟官　貤封君爲中憲大夫
國之恩也家之慶也亦鄉里之榮也君雖無子然有女
子子適同邑孫氏有外孫一人外孫女二人亦足嘗含

節之樂矣今年爲君六十生辰暫配許恭人六旬晉一君生於十月而恭人生於八月方擬並陳弧帨以祝期頤而叔季兩弟適於春闈同時旋里乃諏四月二十五日酌春酒介眉壽而乞余一言以爲之侑余惟古之君子愛敬其人則作爲詩文以寫眉梨之祝自來名家集中以壽文入集者惟前明歸太僕集有壽文四卷爲最多余讀其文如程白庵戴素庵周秋汀孫東莊諸君名位雖不甚顯而行誼甚著懷文抱質彬彬然古之君子也余生平喜以文字爲燕雁往年如南豐南皮合肥諸相國皆嘗壽之以文而余之意則尤願得如歸太僕集

中白庵東莊諸君而壽之庶消世俗之例而不損吾文格之高今於君得之矣故不辭鄙陋願進一言余每年必至杭州湖樓山館小作句留距會稽止一江之隔雖老矣而游興未衰或於六橋三竺游覽之餘度西興登南鎮距君所居咸歎河不知凡幾里望通德之門式孝行之里或猶可從君於千巖萬壑閒乎

連穆軒七十壽序

上虞之西鄉有地曰松夏以晉袁山松故壘得名亦越中之勝地也連氏家於此數百年世有隱德所謂敦善行而不怠者代有其人見於余文集者屢矣乃今又得

一君子人焉則穆軒是也君之先德樂川先生器識宏遠勇於爲善生平尤致力於江海兩塘蓋其地西會姚江而負海一邑之民依兩塘爲命而兩塘又恃先生以爲固余嘗銘先生之墓言之詳矣其晚年議建義莊規具規模遽謝賓客於是穆軒君偕其弟卒成之余又爲著連氏義莊記比之宋鉛山劉氏之義榮莊嗟夫善作者不必善成自古歎之如君者豈非所謂善繼善述者乎戢君一生行事其善事夥夥不勝書而其大者則仍在塘工與義莊二事光緒九十年間兩遇風潮駭浪暴漲驚波飛濺相湊相沏而海塘日益圮毀君獨任捐修

用錢至三千九百八十餘緡功乃告成民用安堵大府
嘉焉倣古署書之體以惠周桑梓四字爲戶冊以表異
之至江塘則光緒以來歷年培葺方幸無事乃二十五
年六月上游皺水大發水高於塘決大口七處田廬沉
瀸婦豎流離君出而任其事於官款外捐己貲一萬餘
緡以益之視海塘之工所費尤鉅虞人誦君高義至今
不衰若義莊固創始於樂川先生然爲田僅百數十畝
大略椎輪以爲嚆引而已君踵成之乃得田一千五百
餘畝而義莊之制大備不惟舉族賴之雖鄰近異姓者
鰥寡孤獨有養焉喪葬婚嫁有助焉營義冢以免暴露

置水龍以救焚燎自來義莊未有如連氏之美之備者也事聞於　朝廷書褒獎樹綽楔於門大書樂善好施四字　天章爛然輝映雲日連氏義莊遂聞天下盛矣哉至其他寒施衣暑施藥某村大火則戶振之以錢以米旣水之後饑黎無食則設廠二所以饘以粥凡佃君田者雖豐歲不取盈又用古社倉法創借米之舉春貸秋還俾貧民無青黃不給之歎山陰沈君寶森爲作小樂府十章歌君之事傳唱閭閻余可無贅焉君承累世之祥源福緒又重之以令德宜乎受祿於天克昌厥後有子三人孫六人長君爲安吉校官餘亦有聲庠序閒

君年且七十精神强固視聽不衰期頤之壽殆可操券余耄矣不能度江至越為君進一觴輒貫此文以博听然一笑世稱連氏為齊連稱之後余疑不然果出於齊何唐宋閒連氏皆閩人乎余疑連氏出於大連少連賢者之後宜有達人宋有連舜賓字輔之舉毛詩不仕其家多貲悉散以賙鄉里而教其二子曰此吾貲也二子曰庶曰庠後並知名宋史有傳君之盛德何媿舜賓君之子若孫必有如庶如庠者出而昌大其家在周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在太元曰鮍潛於淵陵卯化之吾為君壽吾更為連氏望矣

沈協軒七十壽序

昔神農氏既以耒耜之利利天下而卽定日中爲市之制以通天下之財古之神聖蓋甚重商哉自周以矯事開國乃始重農而抑商漢唐儒者咸遵其說實非通論也我　朝規模宏遠經營八荒而商務乃以大起於是倜儻非常之人亦多出於其中今於吾湖得一人焉則約軒沈君是矣君世居烏程之西南匯望族也其封君可齋先生於道光庚子舉於鄉以名孝廉官部曹有聞於時君承其家學而不屑爲章句儒落落有大志以母老弟幼棄儒而賈不十年以貲雄於鄉鄉人賴以舉火

者數十家咸豐初粵寇起君輸財助餉議敘主事又改外爲郡丞俄而寇警益急浙西戒嚴湖城設團練總局而設分局於城外總局則趙忠節主之分局以北防爲尤重未得其人忠節識君於髫年卽曰是奇材也至是言於巡撫王壯愍公俾主北防君以未嫻軍旅辭而省符下矣君親赴各鄉挑選壯丁得二千五百人編爲五營軍威大振五戰皆捷君又以籌防必先籌餉謀於忠節設局收漕忠節難之事亟始從其言君履行鄉閭勸以大義甫及旬日得糧數萬運儲郡城郡城賴以搘柱年餘君之功也俄而南路之防潰君專力北防賊屢攻

不克四鄉避寇者走而歸君悉收養之是歲大寒太湖冰合賊履冰偷渡君勢既孤糧亦垂盡度不復能守乃率親故突圍而出賊尾之急君僞若將遵陸者而輕舠小艭徑投滬上謁今相國肅毅伯李公於軍中時湖已陷請兵規復李公曰盈江浙皆賊也孤軍深入雖得之不能守之姑少待平君見事機尚緩而相從者衆不能坐食以待乃散遣其曹奉母走江淮慨然曰投筆封侯吾志不逮矣猗頓以鹽鹽起家亦足比於封君吾少習賈尋天其以此昌吾家乎乃營鬻筴之業逐什一之利既以自資亦以濟衆而所得輒借他商蓋君熟悉情僞

耐習艱苦一日在維揚宴客風雨大至水深盈尺有鹽船以遭風將沒來告君飛輿秉炬往視坐客尼之不聽至則僅艙面稍有沾濡言於官量予津貼而已船戶固躛言不圖君之冒險往勘也同人皆服君之識乃建議設廠收囤鹽無飄沒之虞船無停待之苦至今循爲湖城收復奉母而歸淸釐遺產墾辟荒田佃其田者咸優䘏之流民之失業者設局養之病者藥之又貲而歸之大亂之後地方安堵則君之大有造於桑梓也當是時吾浙軍務蕭淸以整頓鹽綱規復引地爲善後要策同鄉張君榮齋承辦浙西鹺招君爲助君方講習農桑謝

不出張君固請乃出而爲之規畫張氏之業勃然而興
大府知君才即以君爲嘉所甲商蓋兩浙鹽務舊分四
所曰杭曰嘉曰松曰紹甲商則總一所之事者也時引
地疲病而餘姚岱山兩處曬鹽日盛浙撫譚公令各商
集貲就其地定價收買以余古香觀察總其事而輔之
以杭嘉兩甲商岱山孤懸海中風濤不測君不避險阻
以岱事自任設商廒定收數稽鹽販識鹽價向之私鹽
悉化爲公又設幼塾課沙民子弟化其頑梗設米市平
價出糶備販戶青黃不給之需更設水師巡船使扼要
口以緝外江之私販而杜內河之灌注大府亦深倚君

遇事必諮之兩浙鹽務日有起色矣嗟乎如君者豈獨
貨殖傳中人哉藴抱經世之才匡時之略而小用之者
也吾言商務盛而倜儻非常之人出其中觀於君益信
矣君喜施與勇為善省城　文廟歲需修葺君酌提滷
河挈費如干為經久之計同善堂經費不足前此丁君
松生竟其事恆以私財濟之丁君卒無繼者君勸各商
按歲捐輸為他業倡維持善舉賴以不廢至於水旱偏
災則有振捐地方不靖則有防餉無不仰給於君合肥
相國欲以君總理上海招商局事浙撫劉仲良中丞以
鹽務為重固留不遣其見重上游如此至其行義之高

有非鬼蜮之傳所能望者方其行鹽於楚北也與某太守俱遭風失鹽虧公帑無算君謂某太守曰君以官爲家不可一日失官我請任其咎乃獨任之歷十許年展轉乞貸始償公款而某太守竟不復問君亦竟不言也維揚某氏女自幼許嫁沈氏子亂後父母兄弟皆歿沈氏音耗亦絕女守貞不嫁削髮爲比邱尼君聞而憐之爲覓求沈氏子得之於粵東俾完聚焉又嘗行於塗遇一婦攜幼女求售問之則故家也有二女其長女許嫁某氏則亦君葭莩之親也乃歸長女於其夫家而擇壻嫁其幼女夫以君之才而重之以盛德宜其受祿於天

擁萬鍾之富而拜三品之封有丈夫子五人有孫三人家門鼎盛戚黨豔稱歲在辛丑莫春三月先上巳一日爲七十生辰若姻亞若交友咸願爲君進一觴余幸列鄉人之末忝有世講之誼忘其不文貢此言以爲之侑自今以往由八九十而至期頤年益高德益劭業亦恢之而益廣　天子用漢卜式故事璽書褒美賜爵關內侯豈不盛歟太元侯次六曰侯福貞貞竊爲君侯之矣

龎母馮太恭人七十壽序

光緒二十有六年恭逢　皇上三旬萬壽湛恩汪濊布告天下舉行引年之典自七十歲始而其年九月七日

適值麋母馮太恭人七十生辰於是其族姻諸君子咸願以一尊爲壽而屬余以一言爲之先謹按太恭人乃上虞人也其先德馮立峯先生鄉里稱長者太恭人居室時已有姝姝之度年十七歸同縣麋君君字珢山宦守備不樂仕進角巾野服優游泉石太恭人與有同志布衣椎髻躬自操作愉如也會有寇警珢山君用古搏力句卒之法保衞桑梓鴻然成軍資糧扉屨則太恭人實佐理之衎衎辦舉四境晏然兵亂之後田蕪不治歲乃洊饑珢山君又倣齊黔敖之意設廠煮糜以飤餓者又以流民麕集市米翔貴建局糶米以平市價命其局

曰平米蒙袂之民咸果其腹藉藉稱龐君之德太恭人皆與有力焉光緒十年琅山君謝賓客於是家事無鉅細咸取決於太恭人一以勤儉爲主織紝組紃口不言勞竹筩布裙無改其舊有以緩急告應之如響夏月施藥以活暍人冬月施衣以蘇皸瘃歲以爲常數十年無變也往者太歲在著雍閹茂穡事不登民食告匱青錢數百不能易斗粟太恭人語諸子曰民病矣爾父有平米局遺法盍踵而行之局既設米乃平市儈無可居奇饑黎得以存活上虞者山縣也境多山山有鮫鮫出而水從之昏墊淜渤吳人所謂發洪也設局之明年鮫水

大發田疇汙萊簞瓢捽茹又以饑告太恭人曰汝父尚有鬻廠之法宜兼行之於是以錢易米無僮估之憂就廠啜鬻無褐父睨之之歎是歲也饑而不害姚墟舜井閒又藉藉稱龐氏之德則皆太恭人所爲也孔子曰仁者壽荀子曰美意延年楊子曰人壽以仁如太恭人之樂善不倦宜有眉黎耋駘之福行年七十聦明不衰安神閨房之內逍遙高堂之上有丈夫子五余識其一則蓉甫茂才也女子子二孫九孫女七曾孫女一瑤環瑜珥森立於旁太恭人顧而樂之以設悅之辰行稱觴之禮亦可欣然而進一爵矣然而太恭人顧躬躬乎不自

安也曰今何時乎今何勢乎　法觽西巡遄迴未返天步艱難之日非家庭衎樂之時老婦何人其敢言慶於是希韝鞠歷而前者皆逡巡而不敢進余曰無傷也夫河陽一狩固無損乎周室靈長之運況今雖海內多故而吾浙固安堵也至龐氏則家門雍睦子孫鼎盛福綏祥源殆未有艾又重以太恭人之盛德溪蓋不苛而與物爲春昔人所謂一國太平一家太平一心太平者皆萃於茲矣何不可以稱慶乎諸君子皆以鄙言爲然乃撰次其言書而張之於堂是日也先重陽二日泛菜䊹菊沽酒買餻一年好景正在斯時惜余年耄未克渡江

而來一拜糜亭之下也

雲溪和尚五十壽序

雲溪和尚以大德高行爲禪林所推重光緒二十三年強梧作噩之歲行年五十矣一時善信景從緇素雲集若苾芻若優婆塞無不合掌恭敬以諸華香散其處爲和尚祝無量壽而乞余以一言爲之先余年來倦於筆墨凡以壽乞言者雖名公鉅卿亦謝不爲而和尚有上坐弟子曰定能上人者固以爲請余問和尚之生何月何日曰十二月二日也余因笑曰上人不讀我小蓬萊謡之卒章乎年年臘月逢初二一會青童句曲山今爲

爾師誦之矣按陶貞白先生眞誥十二月二日東卿司命與總眞王君太虛眞人東海靑童會於句曲山諸好道者於是日齊戒登山三君可見余之生也以十二月二日故喜言此事今和尚亦於十二月二日生然則是日也不獨句曲仙蹤令人想見或者舍衛國祇樹林亦有靈山法會乎余生與和尚同日如來坐上未必與和尚無香火因緣矣又何惜一言讃揚無上妙諦乎和尚姓湯氏錢唐人父母皆長齋事佛宿種善根和尚稟受胎教自免乳以至成人腥血不一入口葢入道之器生而已具矣父母早喪又經兵亂流離辛苦道念益堅謁

本中禪師於靈峯遵依佛典雜染如儀又得雲林智海禪師授以衣法於是登天目泛補陀與雲水高僧內外印證而所學益進矣吾浙西湖山水爲天下最而象教亦最盛　本朝康熙乾隆間　六飛南幸湖山生色大啟宗風雲林昭慶兩寺尤湖上大叢林也雲林舊名靈隱寺晉咸和中創建玉林紫竹之勝至今猶在康熙二十八年始　錫今名　宸翰留題有鷲嶺龍宮之目昭慶舊名菩提院吳越時建昭慶之名始於宋太平興國間　本朝乾隆十六年有　御題深入定慧之額此兩寺代有名僧世傳靈蹟而和尚則兩寺皆其駐錫之所也

益和尚受法於智公雲林固其初地而昭慶爲高律師亦以和尚爲佛門龍象延請至寺以大事相屬故和尚遂兼主雲林昭慶兩講席道行旣高聲氣又廣兩寺蔚然皆有興起之象雲林法堂禪堂皆修建如舊又建壑雷亭與冷泉相望游者稱勝昭慶則頽垣碧瓦堂構如雲萬壽戒壇亦巋然復其舊觀和尚於兩寺均可謂具足檀那矣今以百年過半宜修淨業懼兼顧之勞辭雲林而專主昭慶吾知昭慶律宗之蒸蒸日上也余雖與和尚同日生犬馬之齒長於和尚者二十有七歲主西湖詁經精舍者三十年覩和尚更久而精力衰頽學業

荒廢安能如和尚之大振法門乎往年戒壇成余爲之記且係以銘有正法昌明之語今卽以爲和尚壽更爲吾道望也

王爵棠中丞六十壽序

皇帝御宇之二十有七年正月戊辰朔四始令辰正旦大節三陽圜照萬物棣通而中丞爵棠王公適於是日爲周甲攬揆之辰於是凡服官於皖南北者咸謀所以壽公將饌肥鱻以甘之鏗金絲以樂之而公峻拒勿受也於是有權和州牧童君寶善者余門下士也寓書於余曰寶善事公未久而受知最深受恩亦最渥公懸弧

大慶曾不得効其區區之忱此心欲然不能釋之於懷先生不云乎酒醴之苾芬不如君子之文金石之鏗鏘不如君子之章願得先生一言為公臺萊之頌而慰寶善芹曝之私可乎余聞而欣然曰余之知公有年矣憶疇昔庚辰之冬余始見公於彭剛直坐上剛直指以語余曰此當今一奇才也子不可以不識余固已心識之矣顧余山林中人雖與剛直游不過笑傲湖山縱談風月而不及世事故於公之雄才偉略未能詳也至光緒九年法越搆釁擢及廣東　天子命剛直酌帶舊部赴粵防守而剛直治水師三十餘年有水師舊部無慮

師舊部海上有警則江防亦重長江將弁不便調赴陸路故所調遣隨營者惟公與淮揚鎮章君而已剛直旣至廣東倚公如左右年時法人有先取瓊州之說剛直即議親率所部湘軍至瓊扼守而粵人以省城重地未可輕離環而請留不可以拒剛直曰我不往必得代我往者顧瞻左右非公不可即言於　朝使公率所部毅字二營以往公旣至瓊即周歷察核所屬十縣三州除安定一縣外無不瀕海港口紛歧大兵輪之可下椗者小兵輪之可登岸者無地無之萬無處處設防之理乃就郡城擇要布置添募紅單船水師二營分泊港口以

備其來多設水雷以遏小輪舢舨登岸之路是時越南北甯等省皆已淪陷瓊州孤懸巨浸相距僅六百餘里彼族垂涎謂唾手可得而公受命於患難之時成軍於倉卒之際旣無大枝海軍雄視海上惟恃有截之海口扼其登岸之一法相持日久法人竟不敢窺伺瓊州一步是役也論者以剛直在廣東故鄰省皆受其害而廣東宴然不知剛直之守廣東亦公有以助之也和議成兵事竣有　詔保舉人才剛直保文員十六人而公與焉其考語曰誠正篤實辦事認眞爲守兼優亦可謂知公之深矣由是受　主知膺殊遇由監司而陳臬開藩

臻歷封疆之任蓋　天子之倚畀日以隆而公之為
朝廷宣力者惓惓乎其益遠矣其由晉撫而移節於皖
也為光緒二十六年上章困敦之歲夏秋之間有羣不
逞之徒藏於邪說胥動以浮言捌立名目號召徒黨人
予一紙若授傳別曰富有曰貴為立名不經畜謀叵測
沿江五千里內翕然從之甲與乙受總一散百家奉其
符人習其說若苗人之傳木契若黎人之剖竹鐵趁譚
猖獗不可億計皖居其中為上下游之要區尤姦宄之
淵藪公禽翦其魁蘗殺其黨斷截其根株楮定其波蕩
亂謀既折逆燄遂衰江介安然得以無事所謂事在一

闢功關全局者歟是歲也北方以民教相仇揭竿起事
肇亂於山東蔓延於畿輔海外興釁葛之師　乘輿有
河陽之狩六合之內爲之震動東南諸大吏遵奉　詔
書又安疆土烽燧不興閭閻無擾　朝廷亦倚若長城
而公周旋其間心力交瘁矣余既欽公謀國之忠任事
之智且勇而又歎剛直眞有知人之明當此六十曰耆
之歲雖微童君之請固將有以壽公況童君又以請與
余切人不媚惟猶舉二十年來窺測所及者代南山有
臺三章又年老腕弱病不能書乃命孫兒陛雲書以獻
焉憶公曾著　國朝柔遠記一十八卷余不辭譾陋而

爲之序其書已風行海內矣今年歲陽在辛辛者新也
聖天子繼前毖後舉朝章國典吏治民生諸大政疇
咨各督撫公承　明詔陳訏謨必有教養之宏規富强
之實政便於今不戾於古利於國無損於民者爲　皇
上陳之異時疏草流傳中外雖誦視柔遠一編當更有
進余雖豎儒不達時變亦願受而讀之矣

李湘亭副將六十壽序

昔在咸豐之初大盜爲封狐雄虺以薦食我黎萌起於
粵西竄於金陵以延易平常羊之維若苗若回同時並
起海內爲之繹騷卒藉師武臣力丹滇投鋒青徼釋警

乾亭坤慶定三革而僞五兵則湘沅之士厥功尤多余出曾文正門下又與彭剛直有婚媾之誼故湘軍中魁士名人往往不我鄙棄而與我周旋若湘亭李君尤推久要者也余主西湖詁經講席三十有一年故雖僑寄姑蘇而每歲必再至湖上其時統領杭州省城防軍者爲今温州鎭總兵吉圃劉公杭州大難初夷百廢未舉劉公能戢其軍與閭閻相安如濬河築垣諸大役凡有工作撥扌?從事罔不帖妥民皆頌之及劉公秉節建旄而去杭人皆唶曰劉公去矣孰知繼之者卽君也君由其舊而濟之以勤愼加之以明敏於是始之歌詠劉公

者又環而頌君嗟乎蕭規曹隨史冊所美況李臨淮之舊部馬伏波之故事後先濟美造福閭閻詎非杭人之幸歟余每至杭湖樓山館隔越城市劉公必遣健兒數輩爲余司扞掫之役君繼統其軍循其成例時或輕輿匹馬來一省視其意勤勤尤可感也余與晤君淸談詢其生平大略乃知君生而英武自少慷慨有大志咸豐八年始隸湘軍每戰必先歷克池州大通銅陵諸名城曾忠襄公奇賞之給與五品翎頂君益自奮發攻高淳攻溧水攻東壩皆執戈荷戟躡壁而先登由是注名兵部之籍同治三年金陵平大功成君以累戰積功歷遷

至都司四年從勦陝甘叛回大戰於靖遠掃盪其餘寇
總督石泉楊公以聞於　朝由都司遷游擊以孔雀翎
易其鶡羽翎六年從征張家川華亭縣大股悍賊投石
超距所向無前大帥撫髀而歎諸將擐甲而觀咸曰眞
壯士　奏保參將加副將銜五年又擊賊於洮河東西
毀其壘凡五處　璽書褒獎賜捷勇巴圖魯名號九年
官軍收復肅州省城君豫行間搴旗斬將無役不從無
戰不捷　詔以副將儘先補用光緒元年新疆南北路
一律肅清　朝廷西顧無鹿駭狼顧之憂策勳告成論
功行賞而君晉加總兵銜矣君之戰功始於江淮迄於

秦隴身經數百戰攻下數十城雖古人所稱一日破十二壘一月克十二城無以加也余觀史記樊酈滕灌列傳太史公敘諸將戰功如斬若干人捕若干人降若干人敘述簡古纖悉不遺使君之功得太史公爲之次第其事傳之後世亦豈下於樊酈之倫哉君之來浙也實始於光緒四年撫浙使者[illegible][illegible]靜瀾衛公鎮青崧公穀士廖公皆深賞君才倚之如左右手命之統帶親軍兼領中營士卒有梟藻之歎閭里無雞鳴之盜而挑濬北湖一役尤浙西水利所關灌溉田疇流通舟楫裨益甚鉅蓋君生平善拊循士卒與之同甘苦故有所指揮其下

咸爲之盡力功無巨細罔不工綏大府倚其才小民蒙其福雖婦人豎子皆以君與劉公並推一時賢將所至刁斗森嚴無一卒一騎譁於市者李廣程不識合而爲一人矣是時天下雖號無事而戎伏於莽所在皆有海外各國又環而伺隙　朝廷整軍蒐乘日不暇給聞鼓鼙而思將帥有每飯不忘鉅鹿之意於是巡撫廖公歷舉將才以備折衝君得與焉　詔以副將儘先補用而君恂恂儒雅有雅歌投壺之風無豬突豨勇之態與人交出肺肝相示無一事欺罔營中積習多以侵蝕自肥其家君統諸軍不扣一餉不缺一額每曰吾受督撫知

遇膺　朝廷爵賞天㫖具在其忍昧諸余接其言論風采未嘗不歎其有古名將風也又喜施與勇於爲善於杭州城外創設楚南義園凡同鄉旅櫬之不歸者於是乎反虆梩焉有以緩急告無不應同袍同襗之士有所告貸無難色積善餘慶和氣致祥天錫以丈夫子二皆嶄然見頭角今年九月十有八日爲君覽揆之辰葢行年六十矣其同鄉諸君子皆欲以一觴爲壽并欲以一言爲侑君以時事孔艱防務方亟辭讓再三遷延未果時序如流又背秋而涉冬矣諸君子再申前請以余之與君習也乃就余而謀焉余曰及今爲之未晚也古人

稱觴上壽非有常期況紀年之法古今不一今人歷一歲卽爲一歲古人必滿一歲始爲一歲絳縣老人歷七十四年而云七十三年者未滿其歲也余聞之彭剛直湖南人紀年頗用古法然則自今年九月至明年九月無一日不可進臺萊之頌況猶在今年乎往歲吉園劉公七十懸弧余曾以文壽之故於君之生日援劉公之例應諸君之請進切人不媚之言爲六十曰耆之慶異時年齒益高勛名益重爲　國家建正正之旗布堂堂之陣鸞舉麟振鳳飛龍騰奮揚　朝廷威命西盪河源東澹海漘刊跡狼山銘功瀚海豈不盛歟詩不云乎方

叔元老克壯其猷竊願君之老而彌壯也

竇母張太恭人七十晉九壽序

甸膺大令余中州耆友也曾以文字受余一日之知至今相見吳中猶執門下士之禮余因得詢悉其家事蓋竇氏自英烈公以來家承忠孝世兼文武其父贈朝議公從王師轉戰粵西克成大節太恭人守節撫孤歷三十餘年往歲六十日者已以節孝旌於朝及年七十時甸膺適權知上海縣事奉觴上壽乞余文侑之其文已刻入春在堂襍文五編矣至今歲而太恭人行年七十有九齒益高德益劭甸膺治蹟循聲亦日益盛其僚友

親戚爭願酌大斗介黃耉而援七十歲之例再乞余一言余前文固云八十九十以至期頤當更以壽言進斯言也余無得而辭焉雖然太恭人珍禕懿鑠之行已具於前文矣若襲前日之言以應今日之請豈所以增榮益譽乎讀易者如無書讀書者如無易然則今日之言固宜更端以進凡前文所已及者茲可略焉請舉前文所未及者爲後之修女憲傳者告太恭人之始來歸也其舅姊妹行有適徐氏者精相人術一見卽嘆曰新婦性情堅定動止必循禮法他日吾家有事此人當之矣太恭人一生允蹈茲言能使人乍見而知之可知其樹

立之有素矣姑張太安人性嚴毅太恭人委曲隨順得
其歡心相依既久而張太安人亦爲之感化喁喁情話
若毋女然子思予曰悅乎親有道其弗信矣乎朝議公
歿太恭人以姑老子幼不敢徇仰事俯畜取辦十指及
寇至渴葬其舅而後命其子奉姑出走已則與幼子弱
女處危城中指庭前井曰如城破吾毋子三人了此矣
此尤其節概之落落大者余前文未及焉疏矣太恭人
有三子其長子曰鎭山即甸膏也自幼不凡太恭人奇
愛之而督責之亦最嚴讀書塾中適鄰近有優戲同學
者從臾往觀太恭人聞之怒爲不食者終日甸膏跽而

請罪乃曰汝父捐軀報 國吾不相從地下者冀爾成立光大門閭耳今荒嬉若此吾何望甸膏叩頭謝誓不再與羣兒遊始爲舉箸每自塾歸必使背諷日間所讀書加不能則使補讀爲講解大義而已則仍事紡績機聲書聲常相間也及甸膏補博士弟子員太恭人曰一衿何足喜所喜者先世書香未絕耳昔范文正公爲秀才時便以天下自任汝雖不敢望范文正然亦不可不存此志甸膏謹奉教不沾沾於帖括之業慷慨有大志以書生崎嶇戎馬間屢著戰功有聞於時已而以知縣官江蘇太恭人勖之曰人患不自立耳一命之士亦足

以建樹功業汝其勉之兩漢循吏傳中人豈皆由賢良對策而來哉方七十歲時甸膏雖宰上海而太夫人尚在中州但嚴戒甸膏勿以南中一珍物寄家余深美之以爲有陶母封鮓之風甸膏屢筦榷局身處脂膏不以自潤母教也未幾權知崇明縣今又知武進縣而太恭人德車結旌亦遂翩然南來河陽之花足以悅目單父之琴足以娛耳蓋緘恨含辭者數十寒暑而後有此伸眉之一笑天之報之者亦云優矣甸膏每視事太恭人必問所折何獄所治何事聞處置平允則欣然喜漢時雋不疑每有平反母爲喜笑昔聞其語今見其人惟於

雕悍之徒彊獷之俗則又勸甸膏嚴治勿稍寬縱曰吾往者居鄉深知此曹之爲民害也若太恭人者可謂賢明有識非徒婦人煦煦之仁矣又謂甸膏曰吾懷郡有某某二公汝知之乎某公以廉直著稱今其後人簪纓勿替某公以貪墨起家今靡有孑遺此兩家皆吾所親見汝宜何從嗟乎嬰母知廢陵母知興所見遠矣史稱崔實善績母有其助余於甸膏亦云孟秋之月下澣之吉爲太恭人設帨之辰太恭人方以時事艱難戒勿稱慶然八衮將開一堂聚順曾子龍孫森列乎側　鑾章鳳誥疊降自天亦笄珈之至榮閥門之大慶矣甸膏於

是鏗金絲以娛之饌甘臙以奉之固禮之所不可缺也而余附通家之誼進女師窈窕德象之篇頌履戩祓禧禨祜之福亦情之所不容已也謹舉前文所未及者揚扢而陳之請以前文爲南山有臺之首章而以此爲次章自九十以至期頤越十年必有一文則三章四章又將踵此而作矣

高觀察妻李夫人六十壽序

往者高與卿觀察之宰能游也將受代以去而能游人思之不能忘羅列其實政以告於余使爲文而刻之石今春在堂襍文四編有龍游縣高君實政記一篇爲此

作也記中備言其治龍游之善政若興水利以開農田若建浮橋以便行李若禁花會以除民害若廓書院以養人才若創嬰堂以活童稚詳哉言之矣旣而思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見於易彖男稱男君女稱女君著在禮經管子不云乎爲人夫者敦懞以固爲人妻者勸勉以貞昔周南大夫行役勞苦其妻則以王室艱難勉以大義汝墳之詩所以作也孔子刪詩列於二南劉向作傳發明其義然則觀察之善政或亦爲之配者有以陰相之乎婦道無成內言不出當時龍游之人固不得而言而余之文亦不得而記也乃今年之秋余以病

謝客杜門吳下而有以李夫人壽言見屬者謹謝不為及讀其事略憬然曰此即與卿觀察之德配也余向所不得見者今得見之矣其又奚辭夫人姓李氏與觀察皆江甯人也其父始無子嗣其兄弟之子晴巖君為子晴巖愛厥妹授以經書大義不數年均能通曉已而其父晚年得子老不能教夫人以向所受於晴巖者轉授其弟年未弱冠即隸邑庠夫人之教也葢其在室時已非尋常之婉娩矣年十八歸於高其家方避亂於蘇時既多故家又貧也未逾一月觀察出投戎幕君姑在堂修髓旨甘惟鍼黹是賴未幾大營潰常州陷觀察與夫

人奉其母由蘇州走崑山太倉瀏河以達於上海負擔初弛橐筆而出其時家中什物蕩然俱盡簞瓢拌茹皆夫人任之江安糧道許君楙仲知高君之才也以運河轉漕路遠事繁簿書期會千緒萬端命觀察綜理其事蓋從事河運自此始矣其後糧道屢易人若衞公榮光若杜公文瀾若辥公書常若張公富年若劉公傳祺若松公椿前後六七人不常厥任而文案一事則皆委之於觀察於是觀察柳往雪來南船北馬家居之日歲不數旬而家中之事則皆委之於夫人迨至觀察以知縣官吾浙爲臺司所器重命莞湖州新市釐局長目兼耳

心算口占人莫能欺不但稅課培增合於監稅得辭之例即應得紿薪之數亦稍饟時館俸有加於是家用亦稍優衍始有便了之奴阿陽之婢爲之給使令供奔走前乎此者厨下之爨烹堂前之灑掃裳衣之煩擱褿褅之晒晾皆夫人躬親之也觀察旋攝蕭山縣事補龍游縣調署臨海縣適台州有土寇倡亂震於其鄰警報狎至內守外勷不遑寢處夫人則謂之曰家事有我在毋以爲念觀察得以專力於外風鶴不作四竟帖然夫人與有力焉吾前謂龍游善政夫人有以陰相之觀於此益信明年奉檄赴龍游本任與利除弊勸學務農有造

於龍游者甚鉅已具於實政記茲可無述矣台嚴者浙東之劇郡也嚴州以教案告命觀察權知嚴州及嚴事竣台州亦以教案告又命觀察權知台州蓋觀察以入粗入細之才可方可圓之略上游深倚之錯節盤根非利器不可也方守台日民閒謂寇且至一日數驚夫人戒署中人愼毋動果有變則死此耳何憧憧爲其深識定力不可及也觀察撫循其良善繫散其凶頑無一日安坐於是家事仍委之夫人綜計十許年來爲長子伯徇刺史娶於鄭爲次子仲銘司馬娶於張爲三子叔儀大令娶於陳又歸其長女於績溪胡氏歸其次女於錢

唐許氏凡婚嫁之事固人之所恆有惟觀察公而忘私不問家事幾有還家犬吠之風揻揭經營皆出壼內是以難也今觀察以甯波知府署甯紹台道大計以卓異聞中丞任公明保人材奉送部引見之 諭自此陳臬開藩珥登八坐觀察之勛業日隆而夫人之相助爲理者亦正不可限量矣今歲仲冬之望爲夫人六旬設帨之辰諸子以余曾爲龍游賓攷記故又欲得一文爲兕觥之侑余向者但知觀察之賢不知夫人之賢今幸而知之安得不揚扢而陳之乎嘗謂世之善頌善禱者必舉郭汾陽之富貴壽考爲辭孰知汾陽之富貴壽考亦

其夫人有以成之乎考汾陽王妻霍國夫人王氏以名家女歸於汾陽祗事舅姑恪恭朝夕睦娣姒以仁接中表以義閨房肅穆婦道有聞故其封霍國夫人制曰作賓君子宜爾室家克著艱難之勛實由輔助之力然則汾陽之得力於內助當日固見之王言垂於方冊矣乃千載之下人人知有郭汾陽而不知有霍國夫人余深爲霍國惜也故於實政記後又爲夫人作壽言其意非徒酌太斗祈黃耇而已亦使異日修女憲書者有所考也

山東候補道洪君七十壽序

余從孫女歸華陽洪氏故於洪氏相習也今年夏從孫壻鷺汀直刺以書來告曰吾從祖年七十矣鞠有黃華之月其生日也敢乞一言以爲壽余憬然曰若從祖非蘭楫先生乎余雖未與相識然以昏姻之故曾有尺素往還至其天才宏贍學識淵通余固所心折也其居官臨民政績爛然又余所耳熟也雖微子請固將有以壽之況又諉誕及焉其烏能無言洪氏自雍正中由皖遷蜀遂爲望族世有聞人君濡染家學自其少時已嶄然異矣經史外嘗讀韓非子之書曰世儒擯斥是書非通論也必從其言方可振頹而起靡又喜讀孫武書曰方

今天下殆將有事徒知呫嗶庸有濟乎少時懷抱如此
宜其後之卓犖不凡矣甫弱冠入邑庠咸豐十一年辛
酉登拔萃科入都　朝考才名滿都下時甘肅叛回不
靖　欽差大臣楊公能格奉　命防禦西垂營求奇士
與之偕往得君大喜曰吾得人矣而是時賊氛徧地人
情危懼爭尼君行君素有請纓之志又感楊公之知登
車攬轡意氣浩然既至則勷贊戎機動中肯綮又陳
朝廷恩德以激發忠義登壇誓眾聲情慷慨驕將惰卒
環聽其旁無不感泣以故人皆用命蹈厲無前遂以掃
盪寇蹤肅清黔境敘功以知縣發往山東並　賞戴花

鄉自是以往君之政績東矣歷任臨清直隸州樂陵德平荷澤滕縣陽穀歷城諸縣所至清勤自矢德威交濟發姦摘伏民稱神君牒訴倥偬片言立決南山可移此案不動一經明斷咸曰無冤北俗雕悍盜賊滋多君訪得渠魁不惜鉅貲懸賞購緝萑蒲之藪爲之一空奸吏蠹役狠猾爲姦繩之以法有犯無赦一時有吏行冰上人在鏡中之頌六治繁區頌聲洋溢積優成陟疊晉黃堂時大河北徙運河淤墊舟楫不通君奉檄勘治履行其紆直測量其淺深磬折參伍因地制宜不數月而積淤盡去漕運無滯君之功也又嘗充振撫局提調不務

苛察以實心行實政飢民億萬賴以保全用帑亦數百萬無一虛縻於是上游咸知君能奏補東昌府知府君由知縣起家嫺習吏治洞達民情宣化承流若駕輕車而就熟路在任十年中間調守兗州者一年政平訟理四境晏然山左大吏如丁文誠公張勤果公咸稱君爲良二千石敘其事蹟累疏上聞 天子嘉焉溫語褒奬賞二品冠服以道員補用交軍機處存記方庚子之亂人心蠢動君作勸民歌反復告誡傳播閭閻趍譚犹獮之衆爲之大定乂安齊魯屏蔽江淮事在一隅功歸全局矣今直隸總督袁公方撫山東夙稔其才 奏派

總辦潍縣鐵路礦務事涉中外尋知其難而君措置得宜侃侃舉辦中外翕然使君得大展其才則柔遠能邇以匡濟時艱維持大體豈止於此而已哉君官山左三十餘年由牧令而至觀察屢任繁缺疊膺要差身處脂膏不以自潤又好施與以緩急告應之惟恐不足故至今官橐蕭然仍加寒素君固不以措意也爲人豁達大度意趣豪邁老而不衰性耽吟詠兼善丹青公事之暇揮灑淋漓神氣飛動與少年筆墨無異大壽之徵即此見之矣余既諾鷺汀之請自惟鄙文不足以壽君情辛稼軒有最高樓一闋爲洪內翰七十壽固君家故事也

請為君曼聲歌之其上闋曰金閶老眉壽正如川七十
且華筵樂天詩句香山裏杜陵酒價曲江邊問何如歌
窈窕舞嬋娟其下闋曰更十歲太公方出將又十歲武
公方入相留盛事看明年直須腰下添金印并教頭上
戴貂蟬向人間常富貴地行仙

陶君馥堂八十壽序

余本農家也先世自新昌遷德清東門外居烏巾山之陽薄田數畝世為恆產自先祖始以文學起家然與吾同曾祖者猶無一人舍其耒耜也每歎農為本務自古懷文抱質之士往往隱於田畝之間沮溺丈人列名魯

論戰國時齊楚閒有野老者著書十七篇應劭謂是年老居田野者後世安得復有其人乎乃今得之馥堂陶君君蓋隱於農而又兼通乎商者也君幼穎悟昆弟四人君實居三偕其伯兄入塾讀書自七歲至十二歲已粗通章句大義乃厥考彙征君謂之曰讀書固佳然衣食之資必出於農汝兄弟並讀如家計何君乃讓其兄讀而自退歸農道光三十年其兄以第一人入縣學歸而謝君曰非吾弟力耕吾不能專於讀今日忝冠邑庠皆弟賜也君雖耕而仍不忍廢學每執書卷就伯兄質所疑久之所學亦有進彙征君以君賢且才也以家事

屬之是時伯兄已有名庠序閒仲兄操計然術亦能自
給君則課耕耘罔閒寒暑三人皆有業惟季弟體弱雖
已冠無所事幾失彙征君歡君委曲解之始已而家中
食指日繁生計亦日窘承彙征君命始異爨君以逋負
累千餘緡不欲爲昆弟累乃獨任之卽堂上甘旨之奉
不以分任而諸昆弟或有緩急罔弗兼顧於是耕田所
入時或不給乃販運竹木營什一之利稍稍自贍君母
朱太宜人卒生前醫藥歿後衣衾棺槨皆出於君曰吾
兄弟皆貧乏吾力稍優也咸豐十一年粵賊寇浙越郡
淪陷君所居燬於兵父奉彙征君倉卒出走遇賊於石

浦村象征君性嚴急抗聲大罵寇簇集知不免赴水死君趨救無及矣抱父屍而哭感動二人無不下淚寇平返里復治舊業經營既久益善居積擮揭數年業復大起重建舊居俾子姓輩各有安宅先是君長兄及嫂相繼卒君治其後事償其逋負撫養其二子仲兄仲嫂卒亦如之弟及弟婦卒無子嗣以已子有一女視如己女光緒十二年君年逾六十始輟竹木之業謂諸子曰吾曾祖始遷湯浦鎮門戶衰薄吾賴餘蔭畢生勤儉始獲小康弟兄四人今惟吾在吾弟無子已爲立嗣兩兄雖有後然未有祭產宜置田若干畝俾其後人世守之爲

春秋祭祀之資其親戚朋友貧不自存者亦宜體吾意以時周䘏諸子皆敬諾性嗜酒然未嘗狂飲又喜竹種植數萬竿暇則與友人竹下圍棋以為樂好直言人有過面數之然不蓄怒與人交無所忤料事往往有先見鄉村董君初闢茶棧君曰是必得利已而果然人問其故曰方今　朝廷重商務擴利源絲茶兩者固吾中國之大利也盍君雖伏處蹁下而洞達時變有如此其長君曰天祐乃亦設茶棧又於上海設繅絲局至於今獲利數倍君之致也君以家祠未建於前歲搆成之鳩工庀材身親其役諸子勸其少休亦笑而諾之旋即治事

如初蓋其精力有大過人者也德配吳宜人長於君三歲年二十一始來歸其時舅姑俱在堂舅健飯好食肉姑則喜淡泊厭葷腥宜人每進饌悉當其意君於昆弟間多所分潤以爲坤性吝嗇往往秘不使宜人知而不知宜人已先之矣今年五月爲君八十生辰而宜人則年八十有三諸子請余以文壽之顧余本農家子而君又以農事興請爲農歌以侑之以自別於世俗諛悅之文君或亦讀之而一笑乎其歌曰若農力穡歲其康兮君子有穀家其昌兮疇疇二老樂未央兮子孫濟濟列冠裳兮必有興者登巖廊兮百歲期頤長無疆兮我歌

且謠侑一觴兮

溥玉岑尚書五十壽序

粤在成鳩泰上之朝必有神化丹青之佐內持維外紐綱而春秋貴世臣詩美宗子於以奠維城之基膺柎附之寄則尤以宗英爲重是故軒轅二十五宗高陽一十六族炳然前牒傳爲盛事所謂天族多奇玉林皆實其在茲歟今於大宗伯溥公見之矣公乃和碩和恭親王之四世孫也幼居王邸而被服儒素枕籍經書執贄於胡效山先生門下距其所居殆十餘里而徒步往來不假輿馬其意趣固已遠矣閉廬精誦以墳典爲琴箏以

講肄爲鐘鼓齠年丱日畢覽羣書一時名重公卿閒或以爲蕭子顯宗中佳器或以爲李膺帝宗手里駒而寶奕靖公尤奇賞之延主其家俾課其孫今笛樓太史郎其時袪衣受業者也管子有云無翼而飛者聲也以公之學之才固宜龍躍雲津而鳳鳴朝陽矣洪維我 國家本支百世湌和染教其居敦宗之院處親賢之宅者固不乏龍文虎武之材而每屆三年開文詞雅麗之科羅海內俊逸之士雖白屋寒儒簞瓢捽茹者皆得抽毫授簡試於文石之陛而凡在宗枝不得與焉嘉慶閒始
詔閑散宗室得與寒畯並升而分屬近支受有封爵

者猶無一人預南宮之試登東堂之榜公以名王之孫
爵爲奉國將軍應光緒元年　恩科鄉試中式舉人六
年成進士改庶常授編修異數也公既由翰林起家遂
以承明著作之選負大雅宏達之望下孚眾論上契
主知雖古所稱吾家任城吾家豐城無以踰之矣歷
淸華翺翔霄漢遂登綸閣躋涉貳卿由理藩院轉戶部
累權吏兵刑三部侍郎今又遷禮部尚書六官之中未
歷者一而已我　朝用人不別文武況公連蕚宸輝分
支若木文通武達兼而有之非如穎冑好文穎基好武
兄文弟武分爲二人稱宗室美談也故以文事論則充

順天鄉試同考官者一充順天鄉試副考官者二充殿
試讀卷大臣者二充優貢拔貢朝考閱卷大臣者各一
充江蘇廣東提督學政者各一其外如教習庶吉士及
閱看各省繙譯試卷諸事不可勝舉高鵬低鷃各得其
平黃尾裴頭無不悅服此公之優於文事也以武事論
則歷任鑲白旗漢軍副都統鑲紅旗正黃旗滿洲副都
統正紅旗鑲黃旗護軍統領正黃旗蒙古都統鑲黃旗
漢軍都統類能飭士厲兵蒐乘補卒人徒知公爲東馬
嚴徐而不知固禁中之頗牧軍中之韓范也此公之長
於武事也歲在戊戌山左大無公奉　命往稽振務陛

辭之日親承　天語振務之外兼籌河患之緩急廉官吏之賢否公於是屏絕輿從不由驛傳冰雪之中匹馬馳驅州縣官吏有迎送者輒改從他道津吏候人莫知旌旆所在道塗僕僕凡四閱月吏治勤惰民情疾苦無不周知此一役也公實大有造於山左矣余伏處林下於公之政事未得其詳惟公視學江蘇適余僑居吳下聞公試士終日危坐堂皇無片刻退息吏役皆扃閉一室不使外出場屋積弊一掃而空披閱試卷恆至丙夜所取皆知名之士大江南北翕然稱之鎮江文宗閣乃乾隆中敕建與揚之文匯杭之文瀾稱江浙三閣亂後

毀焉公按臨京口見傑構廣額遺書散佚蠹焉傷之力謀脩復規模犄定與總督劉忠誠公連章入告　優詔報可一時承學之士無不翹首企踵以待其成及公受代去事又不果士林至今惜之公生而天性肫誠事父侍郎公至孝就養之後罰疾風甚雨輒曰吾父當趨朝奈何旁皇竟夕爲之不寐與兄小峯侍郎弟倬雲尚書尤極友愛至今白首怡怡同居無閒夫人章佳氏有淑德公少時誦讀夫人必以鍼黹佐之漏三下或未休也丈夫子四人長君紹岑學士今權國子監祭酒餘三子並官郎署一門鼎盛可入仙源積慶圖矣余孫陛雲戊

戊會試出紹岑學士之門往年公嘗小住姑胥訪我於春在堂余亦報謁於拙政園寓廬歡然敘同館之誼及公航海入都鶩抃鯨飛風景自異而公抵都後寓余書發而讀之知公在舟中固鎭定自如也公之所養爲不可及矣十月小春之候爲公五十大慶之辰余無以壽公憶陸平原百年歌云五十時荷旄杖節鎭邦家言笑雅舞相經過敬以此爲公祝自此以往眉棃鮐壽爲日正長福綏祥源與年俱進然則此一篇也其猶南山有臺之首章乎

孫女慶曾傳

孫女慶曾生於同治四年歲在乙丑故小名曰牛既長內人姚夫人曰牛非美名也牛性最順故名曰順其後又名之曰慶曾字之曰吉初而余輩呼之則仍曰順嗚呼孰知順之一字乃其所以死乎慶曾生四五歲即識字又數歲喜誦詩偶效爲之頗亦成詩性最柔順雖婢媼輩不忍拂之其弟陛雲後三年生姊弟嬉戲從無違言吾次女歸許氏者早卒有一子二女寄養吾家又吾長女適王氏者有二子三女亦時至吾家慶曾視之皆若親昆弟姊妹然後吾孫陛雲娶婦彭氏慶曾與彭相

得亦甚親姊妹然處室二十餘年從未聞一忿言見一
厲色余笑曰此所謂順之至也彭剛直公每過吳中必
至余春在堂見慶曾甚愛之謂其母曰此女極佳然宜
慎擇壻撫軍愛菱由光緒十四年年二十有四歸上元
宗舜年爲繼室舜年字子戴年少有才其父湘文觀察
仕浙有能名是年子戴舉於鄉來就婚於吾家余製大
金字八聯樂卬堂東西兩序曰金榜題名洞房花燭見
者豔之慶曾初至宗氏其姑遇之頗有恩禮久之浸薄
一日有貓踐死於庭不知誰何也或則譖於其姑謂慶
曾爲之乃呼至前擊案大罵慶曾不辨承以微笑則又

怒曰吾方怒汝敢笑邪罵益甚乃斂笑敬聽俟罵畢而歸從嫁婢媪問何不一辨曰姑方怒何敢辨且吾足何能踐死貓此不待辨者也嗣後習以爲常無日不詈然歸至家從不與其母言諸中表姊妹偶聞之於婢媪從詰其詳則泫然曰吾爲人婦不能事舅姑忝吾祖矣尚可說乎坐是鬱鬱成疾月事不行或曰孕也或曰病也其從嫁之媪則言實小產二次有一次已成形質亦未知信否姑甚望得孫爲子戴買一妾而誤買倡家女有惡瘡百計醫治遲遲不納湘文問故詭言慶曾不容也湘文怒呼慶曾至其治文書之室大罵之慶曾曲從姑

意竟不自明二十一年九月偕子戴來吳下子戴去而慶曾留相依者一載及去年冬從子戴以去時湘文權温處道駐温州温瀕海惟輪舶旬一往來子戴旬必一書而慶曾無書惟於子戴書尾附數字而已五月二十一日子戴書來云前數夕共坐榻上言有某事某事宜爲我了之問何遽及此曰偶然記及耳十一夜至其室談笑甚歡明日日加午往視之則偃卧牀中面發青色口不能言大驚召醫治之不能處方疑其呑服鴉片如法灌救亦卒無效日加申遂死嗚呼慶曾之病醫家所謂瘵也無不死法亦無驟死法其不死於病無疑矣年

三十有三年前曾作絕命詞又私謂歸王氏之表妹曰輕生非禮也吾儕得免乎至於今竟不免焉殆必有大不得已者乎余謂慶曾自處室及適人惟一順字而已逆來順受順也即不得已而死亦順其道而死也故曰順之一字乃其所以死也所作詩詞多不存稿擬輯而刻之與吾次女慧福棲幸草並附吾全書以行嗚呼此亦何益於死者邪彭剛直言撫令受委曲竟委曲以死余負慶曾矣

五月初八日子戴與吾孫陛雲書慶曾附書紙尾云

姊同啟朱喜何病而死朱喜者吾家老僕一月前病

死者也然止此一語無上文無下文頗怪其鶻突亦笑其草率嗚呼孰知此乃一篇苦心結構之絕妙文章乎蓋書此時距其死止三日矣臨終絕筆書一死字寄家而此死字頗難安頓因借來喜言之死字之下更無一字若曰一死而已無他說矣何病二字失寫而添注於旁想寫此時萬箭攢心也因附識傳後